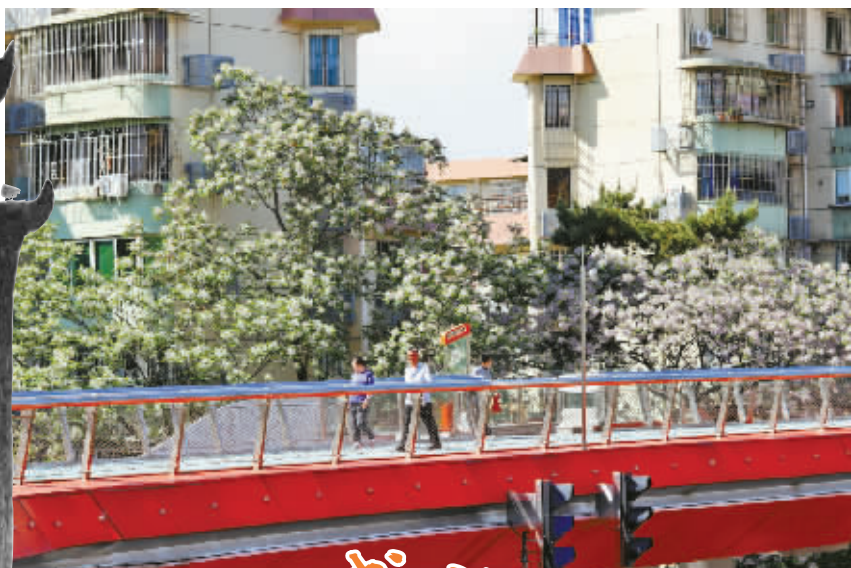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楝树花盛放， 带来春天最后的礼物

□沈碧薇 文/摄

暮春时节，细雨如丝，润泽万物。

在宁波儿童公园旁橙色天桥西侧、丹凤二村的转角处，三棵楝树悄然绽放，满树的紫色花朵，如梦幻的烟云，氤氲在枝头。

其中一棵楝树年份久远，另外两棵树形稍小，却也生机勃勃。不仅如此，在它们南北方向，相距不过一两百米的地方，还有楝树同期开花。几棵楝树遥相呼应，为甬城的暮春时节，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。

《花镜》有云：“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梅花为首，楝花为终。”花信风乃是一种奇妙的物候现象，从小寒到谷雨，每五日为一番风候。“信”字有守信之意，人们精心挑选出在每一候中花期最为准时的植物作为代表，它们便如同守时的使者，随着节令的步伐如期而至。

楝花，正是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最后一棒接力者。今年的楝树开花时间较往年早了许多，在谷雨的第一候就已尽情盛放。往昔，它总要等到四月底才会吐露芳华。当楝花缀满枝头，好似在轻声宣告着春天即将谢幕；待到五月初，花瓣飘落，繁茂的绿叶便接过春天的接力棒，迎来绿树浓荫的夏天。

楝树，学名 *Melia azedarach*，也被称作苦楝，属于楝科楝属植物。之所以称之为“苦楝”，是因为它的树皮、叶子和果实都带有苦涩的味道。楝果的果肉稀少，触感黏腻。曾有花友好奇品尝，说入口是甜的，没有酸味，可回味却是苦涩的。细细端详楝花，小小的紫色花朵汇聚成圆锥花序，其结构精巧绝伦。淡紫色的花瓣簇拥着深紫色的雄蕊管，雄蕊管边缘内侧那一圈亮眼的黄色，是雄蕊的花药，而在雄蕊筒正中央，雌蕊安静地藏于其中。

我与楝树的缘分，始于小学时期。那时，我总是跟在邻家姐姐身后，一同寻找楝树的身影。记得她拿着卡片相机，为河边的楝树拍照，说要写一篇关于“孤独的守望者——楝树”的文章。那时我们见到的楝树没有繁花，枝梢只挂着黄色的果实。于是，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，那些长着小斑点黄皮的果实，便成了我对楝树最初的印象。直到十

年前的一个假期，我和好友相约前往武汉旅行。在火车行进的沿途，一树树“紫色烟云”闯入眼帘，美得令人心醉。经过查询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也是楝树。

在故乡，我家屋后五六百米处的河边，也生长着一棵楝树。河岸边铺着整齐的石板，边上的房子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甚至更为久远，如今早已堆满杂物，无人居住。在那条我曾无数次去找小伙伴玩耍、约好一起上学的路上，临河的楝树默默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小学、初中的美好时光。还有外婆家门前河边的那棵楝树，它的年岁比我大了不知多少，而我第一次见到它绽放出紫色花朵，竟是在两三年前回家探望外婆的时候。那一刻我才惊觉，原来它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只是我到那时才真正读懂了它。

楝树之所以被赋予“孤独”的特质，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中，它常常独自生长，很少成群出现。然而，它却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性，这种特性让它成为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，也寓意着希望与重生，更寄托着人们的相思与乡愁。

若想欣赏楝树的风姿，不必非得前往近来声名大噪的绍兴仓桥直街。在甬城的很多地方，都能与楝树不期而遇。无论是清幽的月湖，还是广阔的东钱湖，又或是在不经意的街头巷尾，当你偶然抬头，或许就能看见它们的身影。它们零星地分布在城市与乡村的各个角落，姿态各异，每一棵都自成一一道梦幻的紫色风景。

我站在宁波儿童公园旁，仰头将镜头对准那三棵并肩而立的楝树。枝叶间浮动的紫雾悄然漫过岁月，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它们便在此处守望着四季轮回，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，见证着宁波儿童公园和那座橙色天桥从一纸蓝图变为现实；聆听着孩子们在公园里的欢声笑语，也在每个晨昏交替之际，注视着上班族的行色匆匆，以及附近居民的悠然漫步。

此刻的它们，用盛放的繁花作为春天最后的礼物，诉说着“风有信，花不误”的浪漫情怀，也用花期无声地向来往行人传递着春尽夏至的讯息。

给茶树“剃头”

□崔海波

周末回到樟村，看到老屋的土灶上有一锅刚炒好的茶，灶膛里的火已经熄灭。老妈说，今年的春茶摘完了，这是最后一批，待冷却后，再装罐。我问：老爸呢？回答是：他去剪茶枝了。

说话间，老爸回来了。问他茶枝剪完了没，他说，还有一排，下午再去剪。

我家以前有两片茶山，规模都不大，一片在高山上，一片在山腰的梯田里。十年前，老爸体力还可以，把两片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每年能收几十斤茶，除了自家喝，还能卖钱。老爸七十岁以后，虽然还天天上山，但体力逐年递减，只好放弃了高山上的那片茶，任其野蛮生长。

山腰梯田里的茶树品种叫银霜，顾名思义，这种茶在气候尚未转暖、地上还落有霜的时节抽芽了。茶的品种有很多，银霜属于比较优质的一种。

吃过午饭，稍事休息，我跟着老爸去剪茶枝。其实主要是上山看看花看看树，给老爸做个伴聊聊天而已。

老爸剪茶枝用的是一种特大号的剪刀，以前种桑养蚕的年月，专门用来剪桑树枝的，现在早已不种桑树了，他还一直管这种大剪刀叫“桑剪”。

茶树种在两块狭长的梯田里，每块田里种两行。银霜茶的枝条比我人还要高，细细的弱不禁风的样子。老爸说，剪茶树枝每年都安排两天时间，下午把最后一排剪完就结束了。

剪掉茶枝后的树桩短短的，不到一尺长，又粗又老，看上去很是沧桑。剪下的茶枝堆在两排茶树之间，像一座座小山。老爸说，一个月后，叶子都掉落了，就当是肥料；枝条继续晒，任凭风吹日晒雨淋，过梅过伏后，到秋天，分量很轻了，到时候扎成一捆捆，挑回家当柴烧。

问他为什么要剪茶枝？老爸说，修剪可打破顶端优势，促使茶树萌发更多侧芽，

明年的新茶产量才会高，品质也好；茶树不剪的话会长得很高，采摘也不方便；地下的养分就这么多，如果供应一棵大树的话，叶子的品质就会变差；再一个，枝条剪掉了，叶子凋零了，虫子没得吃，整片茶园的虫害也就会减少。老爸读过农校，常常不经意间跟我们科普一点农技知识。

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外地有茶树王，高达十几米甚至二十米，便请教万能的 DeepSeek：茶树是灌木还是乔木？DeepSeek 秒回：有乔木也有灌木。又问：银霜茶属于乔木还是灌木？它答：属于乔木型茶树。再问：最高能长到几米？答：自然状态下可长到六米到十五米。

我们家的这片银霜茶有二十多年的树龄了，如果不剪枝的话，那就是六米以上的大树了，如今每年只是在树桩上长出二三十根细细的枝条。老爸一根一根地剪，进度缓慢。我说，人家现在都已经用电动工具了，像剃头一样快，你这劳动方式跟宋朝农民有啥区别？老爸说，不急，慢慢来。

我说，不如用柴刀砍，一次至少能砍掉好几根。他不以为然，说，那要伤到主干的。老爸做了一辈子农活，劳作方式已经固化。这会儿，我能做的就是把他剪下的茶枝收拢，整齐地码到一处。

茶一年到头可以摘三茬，分别是春茶、夏茶、秋茶，春茶品质最好；夏茶就次了，村民们一般不喝，以前还有人摘了夏茶卖钱，那时候有生意人上门收购，价格很便宜，据说是做成茶砖出口的，后来没人来收，也就不摘了。

宁波老话说，好汉不赚六月钿，摘夏茶时天气炎热，再加上山蛇虫活跃，大家基本不上山。秋茶更次，我从来没见过有谁上山采秋茶。

茶枝剪掉以后，树桩光秃秃的，不过剪秃是为了更旺，半个月后，它会抽出新的枝叶，到夏天又是亭亭玉立一人高了。

